

## 缝满母爱的被子

○应红枫

我有一个不怎么宽敞的衣柜  
整齐地叠放着  
一床缝了很多补丁的被子  
三十多年  
褪色的,只是它的图案  
不褪的,是缝在补丁里面的母爱

在当年海岛贫穷的渔村里  
这是我家最好的一床被子  
十二岁起,它就一直陪伴我  
经历十年求学

每年放假回家  
母亲就把它浆洗干净  
缝一两个补丁  
母亲的针线十分精巧  
精巧得连补丁  
都像刺绣的牡丹  
成为我难以割舍的伙伴

被子褪色了  
犹如母亲渐渐衰老的脸庞

母亲让我换一床新的  
我不干  
再新再华丽的被子  
也没有被母亲搓洗过的柔软  
更没有补丁里留下来的母爱

母亲的双手  
渐渐如干枯的枝丫  
而透过那一个个补丁  
我看到母亲的挚爱  
依然如春天般灿烂

## 我的母亲

○徐振宇

“三迁择邻”“断机教子”“陶母教子”“岳母刺字”,这些历史故事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平凡到没有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母亲,虽然她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素质教育”,但凭着良善本心,在潜移默化中却将“素质教育”渗入到孩子的心灵深处,最终对孩子产生决定性影响。我的母亲自然不足以与她们同日而语,但绝对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贤妻良母。

小时候的我并不是个乖孩子,脾气很倔,常要惹得母亲生气,但在我的印象当中似乎一直没有受过多少体罚,把我拉到教书的爷爷那儿“评评理”,可以说是最严厉的处罚了。每每看到小伙伴们因为淘气而被父母责打,我特别庆幸自己有个通情达礼的母亲。但那种“挨批”的效果也是不亚于任何体罚的。小学四年级时,一次语文考试自我感觉良好,母亲问起时不免添油加醋地自我夸耀一番,但结果只得了 69 分。面对母亲那种不屑的眼光,我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

母亲做事有个原则,做事就要尽量做到最好。农村里烧饭是用土灶的,每逢农闲,村里人便成群结队去山里砍柴以待来年之用,每当此时,男人们总要夸母亲好身手,母亲砍下的柴无论是捆数还是个头都是上上之选。“花一样的工夫,为什么你要比别人差?”当我成绩落后时,母亲这样教训我,而她也正是用这句话不断验证自己:“大家都是靠一双手吃饭,要过得比别人好,就要勤奋!”母亲一年到头没有空闲的日子,田里忙完了,就忙山上的,收工了还要照顾四口之家,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母亲在娘家七个姐弟中身为老大,向来是最苦最累的活自己做,好吃好玩的都先让给弟妹们,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楷模习惯;母亲乐于助人,走在路上看到有拉车上坡的,不用招呼就会上去帮着推一把;母亲生来豪爽大方,有一回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妇女,午饭没着落,母亲就热情招呼在我家吃了便饭;母亲的孝顺更是在乡里有口皆碑,老人们总是喜欢拿她给自己的儿女做榜样。

母亲不会关心 5 月 14 日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就算知道了,她也决不会向子女索求什么,这里,我只想表达我对母亲的爱。

## 天使诞生

○李晓春

小天使从天空,穿过黄昏降临

胎盘提前剥离。鲜血泉涌

女儿的生命摇篮发生雪崩

突如其来的变故

破碎了女儿所有的精心准备

刀尖上的舞蹈。一场

无法承受的生命剧痛

旭日初升,竟如此艰难

须借助于锋刃

去粉碎黑暗的暗礁

剖腹产在没有麻醉中进行

生命争分夺秒

……

我外孙女安睡在襁褓中

可爱的小天使

你有没有感觉到刚才电光石火般的

惊心动魄命悬一线

有没有听到母亲忍不住

疼痛的哭喊

有没有看到聚集在手术室门口的

焦躁不安

担惊受怕

母女安好

人间美好

## 当你老了

○徐旭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每当我看到母亲灰白的头发、背影萧瑟的身形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莫文蔚演唱的那首《当你老了》。

母亲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社区里也早已办好了敬老卡,但母亲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家—菜场,简单又规律,偶尔需要去趟超市。家里的角角落落已经被她收拾得很干净了,可母亲依然还是停不下来。窗台、灶面、地上都是一尘不染,抽水马桶也没有一丁点儿异味。

女儿住校读书,我上班,每天在家里陪伴母亲的是一条白色的小狗和一台从太阳升起就打开的电视机。母亲总是宽慰我说:你们都不在家里但是家里还是蛮热闹。其实我很清楚,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心里一直是黯然、伤感、空荡荡的,是每天的忙忙碌碌打发了寂寞的时间,同时也填满了她内心的孤单。

晚上和母亲一起吃饭陪她看《和事佬》节目是我每天的必修课,节目调解的内容无非就是家产、房产、赡养、抚养、感情等纠纷,对此母亲经常会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也是她一天里说话最多最开心的时光。

当你老了,谁愿意看到子女们为了这些家庭琐事在你身前或相互指责或大打出手或不相往来或诉诸法律;当你老了,希望看到亲情是一种责任和传递,亲情是一种享受,希望儿孙绕膝希望有人陪伴解闷说话;当你老了,母亲就是一张车票,你会不顾一切挤上回家的列车;当你老了,母亲就是一份牵挂,牵引着你驱车千里回家团圆;当你老了,不管儿女长成大,不管儿女出行多远,也不管路途遭遇多少艰难,只要踏进家门见到你一切安然无恙,儿女的心中就踏实牢靠就温馨快乐。因为母亲让儿女们串起了思乡之情,有了回家的念头,因为母亲让我们少了一份感伤和冷漠,多了几分感恩乐观和坚强。

有时我外出吃饭,母亲总不忘提醒一句:到外面酒要少喝,身体是自己的。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饮酒伤身,酒精在刺激我们大脑兴奋的同时也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和神经,每次听到临出门前母亲的劝诫,我总会自觉地少喝两杯。因为母亲的话还是很管用的,因为当你老了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子女们身体是健康的工作是稳定的家庭是和睦的生活是幸福的,这样才是对她最好的慰藉。

仔细想想,其实有母亲的日子生活真的很幸福,曾经或许我们都忽视了她的存在,很少关心过问她的生活起居情感变化心理感受,又或许总是追逐仰望着那些遥不可及及高不可攀的东西,多年以后当她老了,步入了人生的暮年,许多做子女的才会幡然醒悟,才会懂得珍惜,才会明白母亲的温暖。因为这份爱就像一颗被播撒的种子,一直默默地盛开、滋长,在点滴中体现,在细微中渗透。

阳光灿烂的五月注定是温情的,因为有温馨的母亲节。妈妈,当你老了,我依然爱你。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 母亲

○陶弘

岁月随着母亲的唠叨声,渐行渐远。母亲老了,今年七十八,年岁虽然不算高,但她为了我们,腰弯了,头发花白了,皱纹多了,个子越来越小了,尤其是她那膝关节坏了,让人看着心疼。

计划经济年代,母亲为了多挣点工分,经常是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起早贪黑。为了让我们和弟弟能尽量吃饱,母亲每次吃饭都是先让我们吃,自己再吃剩下的。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有了几亩田,母亲更是默默无闻地劳作,她个子不高,身子弱,但她挑担子、拍打稻机,毫不退却。1978年6月,母亲患了肝炎,可是没有休息多久,又回家下地干活了。她说,农民不下地干活怎么行,活是人干出来的,力气用完了,第二天又会来的。

母亲在她的兄弟姐妹五人中最小,靠着大家的接济,上过初中,算是家里最有“文化”的人了。母亲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和弟弟抚养成人,长大了将来有出息——一个当老师,一个当驾驶员。或许在外人看来,这心愿很小,但这是当年母亲全力培养我们的初心。每每看到我们从学校里拿回奖状,那是她最开心的事了,她会给我们特别“加菜”——荷包蛋奖励。“多带点吃的去,不要舍不得吃,家里还有钱……”在这些唠叨声中,我们长大了,并陆续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基本没给母亲丢过脸。

母亲是个老党员,为人忠厚,性格开朗,关心他人。母亲曾经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是村上有名的“大嗓门”。以前农村人重男轻女思想较重,经常有人为生男娃而超生、偷生、躲避结扎等,曾经“天下第一难”的工作需要耐心开导,做好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母亲总是尽心尽力,还被评上过“三八红旗手”呢。她还是村里的出纳,把村里的费用理得分文不差,深得村里人放心。我现在工作多年,她还一直提醒我做人做事的“规矩”,不时提醒守住“底线”,不越“红线”。

现在母亲老了,越发显得和蔼可亲,与邻里的关系非常好,在如今生活的小区里,大家都管她叫“陶师傅”“陶奶奶”,听到这些叫声,母亲总是乐呵呵的。



母亲

姜天华  
摄

## 母亲节里的孩子

○钟伟

前些日子,打扫书房,整理女儿的成长档案,夹杂其中的一个信封掉落地上。信封上写着:“从怀上我的那一刻起,您用满腔的深情呵护着我,让我享受着无可比拟的母爱。”信封背面稚嫩的几行小字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是女儿读小学四年级时的事情了。那是个晴朗的星期天下午,一般照例这个时候,女儿已经做完作业,或在客厅惬意地看电视,或在小区悠闲地荡秋千,但这天,她却把自己关在书房,还再三叮咛我们不能打扰她。我和妻疑惑不解,但还是照做了。

傍晚时分,女儿才打开房门。看得出来,女儿有些疲惫,而且鬼鬼祟祟的。我们很是诧异,再三追问,女儿勉强答复:“到了晚上,答案自然揭晓。”虽然有些好奇,但我们还是相信和尊重女儿的。

晚上 9 时,安顿女儿睡下后,我们也早忘了女儿的秘密,我们打开自

己房间的电视,倚躺在床上,享受起难得的轻松。不经意间,妻突然发现枕巾下有些异样,翻开一看,是个信封,还封了口。看信封上的祝福语,妻猛然想起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妻抖抖索索地打开信封,里面是女儿送给她母亲的三幅画。

第一幅画是“公交车上的妈妈”。画中,妈妈挺着大肚子,艰难地挤公交车去上班,双手紧紧地护着肚子。画的右下角,是一幅“画中画”,还是在公交车上,烈日炎炎下,妈妈汗流满面,焦急地要赶回家给孩子喂奶。

第二幅画是一个隆冬的深夜,妈妈患了重感冒,不住地咳嗽,但仍顶着严寒,起床为孩子拉上踢掉的被子。画的右下角依然是一幅“画中画”,画的是一个深夜,孩子身体发热,焦急的妈妈抱着她上医院。画的左上角,标注着女儿当时的创作灵感:“画什么呢?”

## 母亲的鞋楦头

○缪孔文

每一次搬家,总要扔掉一些东西,搬家的次数多了,可以扔的东西自然是越来越少,到最后,留下的东西即使不存在使用价值,也是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母亲床边角落的一箱鞋楦头就是这样。

母亲年轻时随父亲来杭,颇似现在的外来妹,好不容易在一家制鞋厂找到工作,又相继有了我们兄弟三个,生活十分艰辛。好在母亲不仅勤劳,且心灵手巧,总将我们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母亲经常整理一些破衣破裤,浆成门儿布,再买些灰色的零头布料,用她在

厂里学到的手艺,为我们制作一双双漂亮的童鞋。小时候,贪玩的我们鞋子穿得特别费,母亲也做得特别勤,不让我们的脚指头受半点委屈。后来我们渐渐长大,母亲又买回一些厂里淘汰的鞋楦头,使每一双做好的鞋子更加成型好看。那些年,可以说除了套鞋和凉鞋,我们全家,包括在乡下的爷爷奶奶所穿的单鞋和棉鞋,全都是母亲的作品。

因为有了鞋楦头,母亲的制鞋手艺越来越精,鞋子也越做越漂亮。我一进来,就成了这间宿舍惟一的男性,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很受保护,她们都很喜欢我,从家里带来什么好吃的或者买点零食总会分我一些。

到了傍晚,我每天都会提前去路口等下班回家的母亲。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刮得我小脸开裂,手脚冻僵,但我还是会坚持在风口站立大半个钟头。母亲心疼我,最后决定带上我去住单位的集体宿舍。母亲上班的地方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厂,主要生产煤屑砖,以女工居多。虽说是集体宿舍,其实只是厂里腾出的两三间空房,放几张简易的单人床,给离家较远的职工临时居住。我们搬进去前,宿舍里已经住了两三个女工,她们和母亲一样也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我一进来,就成了这间宿舍惟一的男性,也是最小的一个,所以很受保护,她们都很喜欢我,从家里带来什么好吃的或者买点零食总会分我一些。

正当我左思右想时,外面传来妈妈的一阵咳嗽,我灵机一动,画下了‘生病的妈妈’。”

第三幅画,两鬓斑白的妈妈抚摸着戴着博士帽的学生,眼中噙着泪水,脸上却洋溢着幸福。右下角的“画中画”是,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读音,妈妈重新学起了“a、o、e……”画的左上角,描述了女儿当时的轻松心情:“画这幅‘喜悦中的妈妈’顺畅多了,因为我知道妈妈对我的殷殷期望。”画的右上角,还框着几行字:“当然,这幅画能否成为现实,关键看我今后的表现。但是,为了回报辛勤养育我的妈妈,我肯定会勤奋学习、不懈努力的。”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妻一骨碌起身,蹑手蹑脚地打开女儿房门,女儿已经睡着了,妻小心翼翼地亲她的额头,小声、慈爱地念叨着,“真是我的小棉袄!”

工。母亲天性乐于助人,对于别人相求,总是设法满足。尤其是临近年底,母亲的手头更是忙得像摆摊一样。一些得了母亲帮助的人便想办法以各种方式来回谢。当时大家经济都不宽裕,所以只能从自家或吃或用的份额中匀出一点来,这自然好了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母亲退休后,偶尔还翻出鞋楦头来为邻家老人整理一下旧鞋,但它们终于渐渐地退出了母亲的生活,然而在我眼里,这些鞋楦头,楦的何止是几双鞋子,还楦实了那些年月里我们的生活。

○黄吉祥

白天,母亲们都出工上班了,宿舍里只有我们几个留守孩子一起玩耍。

每到星期六下班后,母亲就会带着我往家里赶。在回家的路上,我蹦蹦跳跳的,自己走一程母亲背一程,到了家里总会兴奋不已。等过完星期天,母亲又会带着我回厂里住。生活单调而无趣,然而就是这样平淡无味的日子,我却非常享受,因为每天和母亲在一起,我幼小的心灵才不会感到孤单。每当独自在宿舍时,我总盼望母亲能早点下班,并从食堂买来饭菜,一起坐在床边的小方凳上吃得津津有味。到了晚上,我就和母亲挤在那张狭小的单人床上,听着城河里夜航船的桨声、汽笛声慢慢进入梦乡。

住宿舍的日子久了,我和那几个小

女孩也渐渐熟悉了,不再胆小拘束。偶尔,她们也会带着我走出宿舍去外面转转,看看大人们工作的场所,和我讲一些有趣的事,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欢乐。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半年左右,母亲终于调到了父亲单位,离家近了,我们住集体宿舍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过了知天命之年,母亲也早成了满头白发的耄耋老人,当年住集体宿舍的那段日子,只是她漫漫人生路上一个短暂的片断,或许早已在她记忆的长河里消逝殆尽,但对我来说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我人生起点的那些日子,让我看到了母亲的艰辛和不易,同时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与亲情。